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

科技创新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动力和灵魂

本报记者 吴丽琳

4月2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型工业化研究中心主办的2026赛迪论坛在京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主旨演讲中表示，科技创新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动力，也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灵魂。

人工智能 重塑传统产业生态

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行业分布广，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0%左右，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十五五”规划纲要把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的战略选择。

王一鸣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面临着新形势。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科技革命呈现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交叉融合、多点突破的发展态势。全球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前沿科技集中涌现。人工智能是新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深度融合和迅速迭代升级，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等方向发展，突破传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带来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创新。

“对传统产业来说，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传统产业生态。”王一鸣表示，人工智能向传统产业领域广泛渗透，催生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大幅提升制造系统的柔性和敏捷性，制造业生产流程、研发设计、企业管理乃至用户关系都呈现智能化趋势。传统制造业具有集中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特征，而智能制造推动工业生产向分布式、非标准化、定制化方向发展，进而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不仅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还能精准控制工艺流程和能耗，推动制造方式绿色化转型。



在王一鸣看来，“十五五”传统产业优化的新机遇是比较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换。随着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数字经济和新能源汽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实现了“领跑”。“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在更多产业领域实现“领跑”。此外，王一鸣指出，“十五五”时期，要采取超常规措施，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以科技创新 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十五五’时期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我的理解是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王一鸣进一步解释道，“所谓的目标导向就是服务于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制造强国建设；所谓的问题导向就是要看到我们的传统产业仍然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宽而不深，最重要的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还不受制于人，产业基础能力还不强，供应链还存在短板与弱项。”

为此，王一鸣提出了“十五五”时期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三个基本方向。

第一，以科技创新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科技创新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核心动力，也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灵魂。提升传统产业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推进两个转变：一是由“跟跑”转向更多领域“领跑”，二是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关键技术突破。

王一鸣举了新能源汽车的例子。他说，新能源汽车的突破给了我们信心，我国在电池、电机、电控系统都具有“领跑”优势，培育了华为、比亚迪、蔚来、理想、小鹏等汽车新势力。西方老牌汽车生产企业反向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合资合作，表明在新能源汽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实现了“领跑”。“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在更多产业领域实现“领跑”。此外，王一鸣指出，“十五五”时期，要采取超常规措施，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

第二，加快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产业分工形态。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使得制造环节的劳动力成本作用降低，技术、数据等要素的权重提高。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使得各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差异逐步消失，传统的比较优势日渐式微，国际分工的底层逻辑发生深刻变化。加快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是赢得国际竞争的关键之举。

第三，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30%，连续16年居世界首位。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主要在下游加工制造环节，必须在关键核心技术和能源、重要矿产资源供应上增强韧性和安全水平。

“五化”路径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王一鸣认为，在新形势下，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和国际化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新路径。实现高端化的关键在于提升传统产业科技含量。要建设一批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试和应用验证平台，推进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聚焦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薄弱环节，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

实现智能化是适应新科技革命的必然选择。要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传统产业企业“智改数转网联”改造。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建设智能制造单元、智能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扩大工业感知网络覆盖，打造海量物接入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建设和标准规范制定，加快典型应用场景推广。

实现绿色化将重塑传统产业生产方式。要建立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建设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探索建立“近零排放”工业园区，积极培育绿色服务机构，构建绿色制造体系。

实现融合化的重点在于推进传统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促进传统制造模式加快向“产品+服务”“制造+服务”等模式转型。推动发展服务型制造。推进生产型服务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增强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水平。鼓励传统制造企业与上下游服务商深度合作，形成全生命周期的生产服务体系。

实现国际化是传统产业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我国制造业早已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要支持企业“走出去”，推动装备、技术、标准走出去，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培育一批跨国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彦斌：

新兴产业发展从突出战略性 跃迁至强调支柱性



本报记者 路铁晨

4月2日，在2026赛迪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彦斌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兴支柱产业，从新兴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再到新兴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再到新兴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名称的变化表明了对新兴产业的发展从突出战略性到强调支柱性导向的一种跃迁。

充分认识打造 新兴支柱产业的战略意义

2025年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产值已经接近6万亿元。根据权威报告预测，到2030年，新兴支柱产业产值或将达到10万亿元以上，新兴支柱产业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陈彦斌表示，要充分认识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的战略意义。新兴支柱产业兼具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两方面特征，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新兴强调的是产业的技术前沿性、模式的创新性和成长的潜力性，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支柱则强调产业的经济体量、带动能力和战略的地位，体现的是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因此，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对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持“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是新兴支柱产业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的加速器。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光辉历程，我国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建设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核心任务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强不强”。这一转变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这个转变的重要抓手和引擎就是新兴支柱产业，它们处于创新链的前端、价值链的高端，代表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就是要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跃迁，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化，加速推动经济发展，在质的有效提升上实现新突破。

二是新兴支柱产业是保持经济总量合理增长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良好，但也存在一些压力。传统产业增长空间收窄，部分行业出现结构性的供求失衡，宏观整体表现为供强需弱。传统增长动力边际减弱，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要稳住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新兴支柱产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度和辐射带动效应，能够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因此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是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平稳转化的战略举措。

三是新兴支柱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石。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每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产生一批新兴支柱产业，

并且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和各国在全球中的地位。抓住新兴支柱产业的机遇，就能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在当下这个观点尤其重要。因此无论是集成电路对产业链的安全，还是航空航天对于大国博弈的重要性，都事关国家战略全局。更重要的是当下所热议的智能经济，正在成为串联这些新兴支柱产业的中枢，推动产业从孤立发展走向协同共生，形成1+1>2的效应。

四方面发力做优做强 新兴支柱产业

陈彦斌表示，要准确把握当前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所面临的新问题，有多方面挑战需要关注。

从发展态势看，新兴支柱产业的快和好之间的平衡面临考验。从产业生态来看，点和面的协同还存在短板。从要素保障看，供与需的关系还有错配。此外，体制机制立和破的节奏需要把握，新兴支柱产业往往伴随着新规则、新模式，对现有的体制机制存在挑战。

对于如何更好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做优做强，陈彦斌强调，一是要发挥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新兴支柱产业扎实成长。包括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以工业体系完整性为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强大支撑；强化补短板、锻长板，为夯实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筑牢根基；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从源头培育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新优势。

二是要创新体制机制，破解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壮大的堵点难点问题。包括创新监管模式，为新兴支柱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深化产教融合的改革，为新兴支柱产业注入强大的人才力量；积极发展耐心资本，为新兴支柱产业成长提供适配的金融供给；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

三是推动新兴支柱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跃迁。从需求侧看，补齐短板，为新兴支柱产业拓展市场空间。从供给侧看，要调结构，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加速成长。供给结构的优化核心就是让新兴产业真正成长为支柱产业。

四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跳出产业看产业，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工业经济与产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陈彦斌表示，希望新兴支柱产业不要发生产能过剩、产业内卷和通缩压力等情况。应对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是要发挥好中国特色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势，统筹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实现三策合一，从功能上为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打开需求侧。具体而言，稳定政策要加大力度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要适时降准降息、疏通传导机制，为新兴支柱产业发展提供更低成本的资金支持。要加快财政支持进度，确保投向新兴支柱产业的重大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增长政策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要，着力提高基础投入的比重，稳步提升新兴支柱产业供给的质量。同时，提前防范新技术对就业带来的压力，做好人才结构调整的准备。结构政策要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在生产端引导更多资金投入新兴支柱产业的关键环节和短板领域。

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军：

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有望成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策源地

本报记者 姬晓婷

4月2日，在2026赛迪论坛上，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军勾画了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应具备的特征，并对如何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提出了建议。

在袁军看来，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不应该是未来产业技术研究院，而是一个“硬中带软”的机构；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可以在现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创新中心、国家高新区等的基础上布局建设。

未来产业是 布局可预见的未来

根据德鲁克等国内外专家对“未来产业”的认识，袁军认为，未来产业是布局可预见的未来，之后能够替代今天正在发展的新兴产业的产业。

在未来，这些产业能够引领国民经济、产业体系发展，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同时成为维持或争取其在全球高科技产业未来领先地位的关键。

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 应当“硬中带软”

在袁军看来，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应当是个“硬中带软”的机构。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未来产业的



界定，袁军认为，未来产业应当以前沿科技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为驱动，同时深度融合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需求。

正是因为这一特征，该机构将是一个独立的组织，无法被归类到某一特定的产业部门。

这个机构的总体定位，是一个集情报监测、趋势研判、战略咨询、政策仿真于一体的综合性未来产业瞭望塔，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它的主要任务功能，应当是以未来产业前瞻精准识别为抓手，以数据要素为驱动，以人工智能为手段，构建产业识别理论和工具，进行产业预见及发展规律研究，建立产业（项目）遴选和形成机制。

具体来看，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应当主要承担以下功能：一是研

究未来技术和产业识别的指标体系与识别机制；二是形成识别的模型和方法；三是搭建识别和预见的工具平台；四是借助人机协同的方式开展产业预见和政策模拟，提出动态调整报告或建议。

构建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 从“软”“硬”两方面入手

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应该在哪里布局？袁军提出，可以在现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区域创新中心、国家高新区等的基础上布局建设。

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该如何建设？袁军认为，可以围绕一个目标、两个创新，构建“四梁八柱”。

所谓一个目标，即建设“创新突

破、引领发展、特色鲜明、国际先进”的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

所谓聚焦两个创新，即搭建原始性创新平台，健全数据等新要素确权、流通、交易制度，完善容错机制。

所谓构建“四梁八柱”，也要从“软”“硬”两方面入手。

在“硬”的方面，先导区作为原始性创新平台策源地，承载产业加速器（中心）赋能功能，承载特色园区，形成应用场景引领的示范效应。

在“软”的方面，先导区可通过诸多机制实现对产业建设的扶持。例如，建立天使投资护航机制；建立未来科学家引育机制，吸引全球范围内最顶尖人才在此汇聚，人才培养阶段甚至可拓展至初高中、青少年阶段，目的是为未来10年至20年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和引领力的未来战略科学家；先导区可建立新型要素驱动机制，如创新未来产业数据应用新机制，开展数据交易商业模式应用创新试点，推动公共数据、行业数据、科研数据在先导区内共享；尝试监管体制多元探索与创新，构建有利于未来产业多元探索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及时感知未来产业创新主体的制度需求、产业跨界政策需求。

通过上述举措，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有望建设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策源地、前沿技术成果转化高地、未来场景应用引领地、未来产业高端要素集聚地、未来产业新物种成长地。